

奇官

羅崇敏

王开林 著

其行，挑战尺度
其思，超于常道
其政，频现『奇观』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奇官

羅崇敏

王开林
著

其行，挑战尺度
其思，超于常道
其政，频现『奇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官罗崇敏/王开林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891-1

I. ①奇… II. ①王…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3329 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 千字

开 本 680×960 毫米 1/16

印 张 27.75 插页 3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91-1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上卷：勤履

引 言	003
第一章 从小小饥民到“沙糕司令”	005
第二章 徒步去北京朝圣	015
第三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	029
第四章 “罗师傅”变成“罗老师”	044
第五章 江川试水，快鱼也能够飞翔	060
第六章 新平理政：铁腕治“铁军”	081
第七章 毛溪蓄势：攒足静气和底气	101
第八章 “民院”革新，教育通则不痛	122

中卷：零履

引 言	141
第一章 这位“掌门人”有点酷	144
第二章 “五紧路”上的奔波	168
第三章 口令：“关起门来干”	184
第四章 改革家是民族的脊梁	216
第五章 有特质就难免会有争议	233
第六章 领导艺术超越政治权术	242
第七章 万米高空上的思索	262
第八章 双面绣：爱与感恩	281

下卷：真履

引 言	299
第一章 打造“三明治”机关	302
第二章 公民优于“工具”	319
第三章 “三生教育”：踏上回归之路	332
第四章 两重山：排危与减负	357
第五章 一卷不复定终身	371
第六章 世事如棋局局新	386
第七章 《天鉴》：天人共鉴	413
第八章 罗崇敏现象	427



上 卷：勤 履

引 言

- 第一章 从小小饥民到“沙糕司令”
- 第二章 徒步去北京朝圣
- 第三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
- 第四章 “罗师傅”变成“罗老师”
- 第五章 江川试水，快鱼也能够飞翔
- 第六章 新平理政：铁腕治“铁军”
- 第七章 玉溪蓄势：攒足静气和底气
- 第八章 “民院”革新，教育通则不痛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 轲

引言

据流传至今的古谍谱记载,汉人中的罗氏主脉是颛顼帝之孙祝融的后裔。祝融本名黎,是帝喾时的火官,因为他能光照天下,温暖人间,被帝喾赐名为“祝融”,后人尊他为火神。南岳衡山的主峰被命名为祝融峰,确实叨光不浅。西周初期,祝融的裔孙被分封在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国名为“罗”,通族遂以国名为姓。罗国的运祚不长,由于一个小小的闪失就被强邻楚国吞并了,国君万通与次子苍噩逃奔到襄阳黄龙洞避祸隐居,其长子芳噩则逃往四川的深山老林扎根落户。

仔细寻绎族谱上的线索,罗崇敏的远祖最早可追溯到宋朝,他们生活在川西南的山区。薄田数亩,茅舍三椽,家境算不上富裕,但丰年自给有余,灾年能免于冻馁。迨至元朝末年,河决鱼烂,民不聊生,哀鸿长鸣于旷野,饿殍暴露于荒途,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罗氏先祖为了寻觅一条求生之路,背井离乡,加入朱元璋的义军,好歹从刀锋边缘挣到一份活命的口粮。

1381年(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统领雄兵三十万,开赴云南。鼓声震天,旌旗蔽日,明军气吞万里如虎,与元军残部大小十余战,兵锋锐利,势如破竹。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损兵失地,逃亡至普宁州忽纳砦,深感日暮途穷,他将妻子沉入滇池,然后与左丞达德、右丞绿尔夜入农家草舍悬梁自尽。翌年,明朝改中庆路为云南府,设置四州九县,选派汉族官员赴任履职。云南全境底定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养子、黔宁王沐英留滇镇守,子孙世袭罔替,总共经历了十四代二百八十度春秋。

当年,罗氏先祖随黔宁王沐英的大军远征遐荒,最终留在云南江川,选址风光秀美的星云湖和抚仙湖畔安家落户,以打鱼种地为生。

江川是古滇国的发源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时,为了打通前往身毒国(又名浮屠、天竺,即今印度)的道路,博望侯张骞建议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南夷。汉武帝志在扫平六合,包举宇内。他欣然采纳了张骞的这一建议,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出使西南夷。汉使到了云南,滇王尝羌热情款待,并且派了十余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去西双版纳一带探路,花费了一年多时间,也没从毒虫猛兽出没的原始森林中探出一条可行之路,使者因此滞留在昆明。有一天,滇王兴致很高,置酒与汉朝的使者会谈,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幼稚而且非常搞笑的问题:“汉朝与滇国相比,谁的地盘更大?”答案不言自明,使者如实相告,滇国的领地充其量只相当于汉朝的一个郡。后来,夜郎侯也向汉朝使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几乎令汉朝使者为之喷饭。夜郎国比滇国还要小得多,小得简直像一张邮票,这个笑柄就彻底落在汉人的手中,从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专门用来嘲笑不知天高地厚而妄自尊大的井底之蛙。

元狩年间,南越王聚兵反叛,汉武帝更加留意南疆。他派遣大军远征西南夷。当时,“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实力并不雄厚,汉朝以大军相临,如巨石击累卵。识时务者为俊杰,滇王当机立断,率先臣服于汉朝,因此他幸获不杀之恩,还保住了自己的权杖,博得汉武帝的好感。汉武帝雄才大略,一手硬一手软,这回他采取的不是铁血镇压,而是以夷治夷的怀柔政策。他将金灿灿的王印赐给滇王,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辖区。

大渔村紧傍抚仙湖和星云湖,这对孪生姊妹一般的高原湖天生丽质,明眸善睐,静水深流,澄澈无比,湖面辽阔,一望无际,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中的佼佼者。从大渔村一眼就可眺望到不远处的李家山,这座山并不以高峻著称于世,但它内蕴的神秀却丰稔可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李家山的首次考古发掘就轰动了全世界,牛虎铜案和牛虎铜枕等国宝级青铜器精美绝伦,令世人叹为观止。在考古界,“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至今传为美谈。中国人历来看重风水,风水关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人杰地灵的话不错,反过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顺理成章。“药王”曲焕章(云南白药的创始人)、上将唐淮源和金汉鼎、书画家普文治都是江川的名流,还有一位,即本书的传主、奇官罗崇敏,他也是江川的骄傲。

第一章 从小小饥民到“沙糕司令”

1952年12月12日，罗崇敏出生于云南省江川县侯家沟乡大渔村九队的一个农耕家庭。他属龙，龙年出生的男孩，通常会被望子成龙的父母寄予厚望。

在和平时期，如果风调雨顺，农家不耽误节气，务农可获果腹之粮；如果货畅其流，商家不折损本钱，经商可逐什一之利。老百姓鲜有大志和远虑，只要生计得以维持，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洵为乡间常景。在战争时期，兵荒马乱，百业凋敝，糊口和挣钱两难，农家和商家同样艰于度日。

罗崇敏的祖父罗万昌识字不多，却很有经济头脑，除了耕作水田，他还经营油坊，榨制菜籽油。祖母杨兴莲勤俭持家，整整齐齐生下八个儿子，罗崇敏的父亲罗高原在“八大金刚”中排行第七。罗家既有余粮，又有余钱，但并不满足于衣食无忧的温饱现状，而是铆足心劲要让八兄弟中出息一两个读书种子。罗高原喜欢上学，也有舞文弄墨的天赋，他入读的是江川县城的江华私立铸民中学。这所学校由金汉鼎将军出资创办。

金汉鼎字铸九，是江川籍的大名人。1891年，他出生于下海浒，家境贫寒，却刻苦自砺。十八岁那年，他考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唐淮源是第一期丙班一队的同窗好友，随即加入同盟会。1915年底，云南省率先倒袁，宣布独立，蔡锷志在铲除袁世凯洪宪王朝的帝制根基，誓为四万万人民争人格。他指挥护国军第一军入川作战。当时，金汉鼎在蔡锷麾下担任营职军官，战绩彪炳，一度左膀中弹，身负重伤，仍然坚守火线，其勇毅精神深得蔡锷将军的嘉许。北伐期间，金汉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八师师长和第九军军长。1934年，金汉鼎造福桑梓，他充分利用自己在家乡

的亲合力和感召力,出面筹资创办江华私立铸民中学,尽管这所学校起初规模不大,师资力量却相当雄厚,迅速跃升为江川本地的名校。抗战胜利之前,金汉鼎淡出军界,回到昆明,安家于翠湖边。由于他与“云南王”龙云早年失和,宿嫌未消,只能选择韬光养晦。

罗高原在江华私立铸民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正值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之际,为了避免全面败北和彻底崩盘,国民党军队急于补充日益枯竭的兵源,因此罔顾民怨沸腾,到处捉伏抓壮丁。罗崇敏的祖父、祖母不愿让儿子上战场当炮灰,他们出钱请人冒名顶替。但罗高原逃过了初一,却没能逃过十五,最终还是被迫吃了军粮。

两年后,罗高原寻机逃离了士气低落、人心惶惶的国民党军队,潜回江川老家。那时,他二十出头,血气方刚,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种种腐败黑暗的怪现状,内心激发强烈的叛逆精神。1949年10月,罗高原秘密加入中共在江川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勇敢参与“反三征”(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和“反霸清算”等一系列地下斗争。尽管如此,罗高原的努力仍然事倍功半,不足以洗白“反动家庭”的黑底,土改时期,由于罗家拥有数十亩水田和一座油坊,被当地政府划定为“地主”成分。

罗崇敏的母亲朱水凤性情醇厚,持家节俭。建国初期,各地均施行高压政策,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镇压反革命分子和肃清反革命分子乃是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地主成分是一块极其沉重的耻辱牌,无论挂在谁的脖颈上,都能将他(她)勒得透不过气来。

1953年初,罗崇敏刚出生一个多月,朱水凤就被村干部从家中拖去批斗。批斗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迟迟未见收场的迹象,在振臂如林、呼吼如雷的阵仗中,朱水凤并不恐惧,她心里惦记着儿子吃奶的事情,先是焦急,然后是焦躁。她一咬牙,豁出去了,竟然不顾会场纪律,斗胆向主持批斗会的村干部恳求甚至哀告道:

“你行个好吧,我儿存德一天没吃奶,我要去家里喂他,喂完了,再回转来,任由你们批斗,保证不误正事!”

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哪有商量的余地?朱水凤的恳求和哀告当即遭到村干部的痛斥,并且受到羞辱。当年,对于人性和人道的吁求,尤其是被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人斗胆吁求人性和人道的待遇,警惕



性极高、弦索绷得极紧的革命干部显然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

三个月时，罗崇敏生了一场急病，很可能是痧症发作，脸色焦黄，嘴唇血色全无，只有进气，没有出气，身体冰凉，心跳微弱之极，以至于手扪胸口也感觉不到，家人都以为他不幸夭折了。他们痛哭一番后，将他放入猪食槽（江川乡下的风俗），准备翌日找个地方裹床席子掩埋。到了深夜，朱水凤伤心欲碎，突然她听到啼哭声，太熟悉了，那是存德的哭声啊！这怎么可能呢？是幻听？不是，一声，两声，三声，一声比一声大，那绝对是存德的哭声。朱水凤奔过去，从猪食槽里抱起极其虚弱的罗崇敏，撩起衣襟给他喂奶，尽管奶水稀淡，那可是救命之水啊！胜过人间的任何仙药！罗崇敏死而复生，在家乡被传为奇迹。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究竟会是什么？当时谁也说不清楚。

孩提时，罗崇敏聪明颖秀，颇得祖母杨兴莲和母亲朱水凤的喜爱，她们经常背着 he 到地里劳动。三岁左右的小萝卜头自然不会太安分。有一次，罗崇敏到沟边抓鱼摸虾，一不留神，掉进沟里，全身湿透，所幸是夏天，祖母脱下他的衣服，洗干净，晾在草地上，他照样光着屁股到田里捉泥鳅，到草丛捉蚱蜢，等到衣服晒干了，祖母又乐呵呵地把他背回家。

1958年，全国土炉林立，大炼钢铁，云南也不例外。朱水凤带着大女儿罗琼花去山中炼钢，祖母在大队托儿所照顾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大片大片的稻谷全都烂在田里，没人去收割。那时，罗高原在江川县委农工部工作，很少回家，偶尔抽空到大渔村九队来看看儿子，带两封沙糕就足以令罗崇敏馋涎欲滴了。

未满七岁，1959年9月2日，罗崇敏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日子，到李家山下江城镇侯家沟村委会小学启蒙读书。他天性明敏，语文、算术、画画、唱歌、体育，门门功课都相当出色，总分常常是全年级第一名。老师都感到惊奇，罗崇敏小小年纪，读书就能过目成诵，而且有那么强烈的荣誉感，别的孩子都怕背书，都怕考试，罗崇敏却恰恰相反，他脑子里转悠的问题竟然是：“怎么还不考试？”当时学校的测验不打分数，而是把成绩分为六档，依次为火箭、飞机、火车、汽车、马车和牛车。罗崇敏太想拿“火箭”了！他有好胜心，有好强心，却没有妒忌心。他从不妒忌别人，只想凭着自己的努力超过别人，叫朝夕相处的同学心服口服。

那年月，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家里不开火，罗崇敏小小年纪，放学后就去生产队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拾麦穗，拾稻穗，捡蚕豆。到了冬天，罗崇敏上山打柴，凛冽的山风一个劲地狂吹，像是锋利的刀子割脸，生痛生痛的。他想打满一筐干柴再回家，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他实在冷得受不住了，就在背风的山坡下避一避，眼睛仍一刻不停地搜寻，只要看到近处或远处的枯枝，就好比看到了宝贝，他会飞快地奔过去。朱水凤疼惜儿子，做娘的爱在心里，嘴上的钢火却丝毫不弱，她常常念叨的是一句世代相传的江川名言——“咬口生姜喝口醋”，教导罗崇敏不惧人生的苦辣辛酸。朱水凤识字不多，不会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地讲大道理。她做人做事的准则归结起来只有十二个字——“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正是这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十二字母训影响了罗崇敏的一生。

侯家沟小学的朱怀珍老师很喜欢也很欣赏罗崇敏，对他爱学习爱劳动的表现总是赞不绝口。她诚心诚意要自己的儿子做罗崇敏的玩伴：“只准你跟罗存德（罗崇敏原名存德，读高小时才改为崇敏）一起玩，去他家里，向他学习，不许你跟别人乱疯乱跑！”

到了1959年，农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公共食堂已经难以为继，纷纷散伙。大跃进时期（1958—1960）“亩产上万斤”（最多时，浮夸为亩产“十二万斤”）、“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类魔幻现实主义的谎言和神话如同巨大的肥皂泡一样不戳即破了，在浮夸大树上结成的一串串苦果和恶果开始极大程度地毒害农民的生活，危及农民的生存。农村家庭开始普遍揭不开锅，粮食吃完了，挖野菜，野菜挖完了，捋树叶，甚至在不少地方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吃尸体。一些乡镇强行扣下老百姓向外求援的信件，极力屏蔽饿死人的消息，报纸上依旧是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只要读一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洋洋八十万字的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版），那种惨痛感和荒诞感就会往骨头缝里猛钻。据他精细估算，那三年多时间内，全国共计饿死大约3600万人，其中饿死的农民超过300万，史上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

饥谨肆虐的可怕程度绝不亚于瘟疫蔓延。那年月，罗崇敏家的情形同样是釜底生尘。尽管罗高原省吃俭用，常常冒着风险，夜里回家送点救



命的钞票和粮票,但市面上极为萧条,已经买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田里的庄稼青黄不接,地里的瓜果也未熟透,队里就有人专等天黑去偷摸些东西糊口,根本不用担心村子里的大狗小狗,它们叫得并不起劲。主人尚且忍饥挨饿,大狗小狗的日子自然是更加难熬,它们懒洋洋的,病恹恹的,早已有气无力,随时等待着主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宰了它们吃肉。平日,朱水凤教子极严,不是自家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也不许罗崇敏拿。眼下,一家人饥肠辘辘,肚子里面转风车,谁受得了?

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贤明的宰相管仲有一句名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老百姓吃不饱肚皮,礼义廉耻就注定是要扫地以尽的。老子在《道德经》里极力倡导的“圣人之治”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不管这是不是愚民思想,至少李聃先生主张让老百姓填饱肚子,满足最基本的食欲。统治者要求老百姓扎牢道德的篱笆,极力标榜“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淳厚民风,就应该让他们有一口饱饭吃,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一旦突破了底线,种种人间悲剧就会不断上演。

朱水凤不忍心眼看着儿子饿到抓狂的地步却只能坐以待毙,既然别人都去偷窃队里的东西,已到罚不及众的时候,她便一改惯常的家教,对罗崇敏说:“存德,你去拿吧,顶多只会挨顿打。我去拿,就会挨批斗。”

这个“拿”字,朱水凤用得随意,却很准确。“拿”显然有别于“偷”,为我所用是活命的需要。举国饥馑,政府难辞其咎,百姓取些救命的食物,又何罪之有?

罗崇敏得到母亲的许可后,他麻起胆子,拎一只竹篮,去蚕豆地里打猪草。大白天不同于晚上,没有夜色的掩护,他东张西望,确定四周无人,这才蹲下身子,去采摘豆荚,剥出新鲜蚕豆,自己尝了几颗,清香甘甜,真是天下第一美味,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大声欢呼。但他恍然记起家中还有祖父、祖母、妈妈、姐姐、妹妹,她们全都饿着肚子。顿时,他强行咽下口水,俯身低头,加快了手上剥豆的动作。也不知过了多久,罗崇敏那双比野兔更警觉的耳朵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叫道:“快跑,队长来抓人啦!”真是不叫不知道,一叫吓一跳,大片的蚕豆地里竟然一下子蹿出二十多个狼奔豕突的孩子,忽啦啦作鸟兽散。罗崇敏拎起猪草篮,撒开脚丫子,认准一条捷径,闷头往家中

狂奔，一颗心都快蹦出胸腔了。也不知那天撞了什么邪煞，队长不追别人，偏偏就只追他。罗崇敏跑回家，急中生智，把剥好的新鲜蚕豆一股脑儿倒入水缸，然后将猪草篮扔在门背后。队长进了屋，喘息未定，就大声嚷嚷道：“我总算抓住了你这个地主崽子，青天白日，敢偷队里的蚕豆！”

朱水凤的脸色本就暗淡，这下就更加暗淡了，倒是罗崇敏并不慌乱，他说：“我只在蚕豆地里打了几根猪草，我没偷东西！”

“煮熟的鸭子，你还嘴巴硬！”

队长不相信罗崇敏空手而归。他找来猪草篮左翻右翻，确实没见着一粒蚕豆，又把家徒四壁的屋子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扫视，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队长皱紧眉头，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又嚷嚷道：“你没偷蚕豆，那你跑什么跑？”

“别人都跑，又不只我一个人跑！”罗崇敏言之成理，毫不示弱。

队长盘问不出任何名堂，终于悻悻然打道回府。

当天夜里，罗家总算有了一小锅煮熟的新鲜蚕豆充饥。看到大家吃得欢畅，八九岁的罗崇敏打从心底有了小小男子汉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这种内心深处的快乐尽管多多少少烙上了羞耻的痕迹，但是颇为奇妙。

从不偷东西的人被迫偷东西，从不撒谎的人被迫撒谎，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小孩如此，大人更是如此。小孩偷吃几颗蚕豆，无关宏旨，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罪错。大人偷渡的可是人生的一道道天堑，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一命呜呼。

1960年，罗崇敏的祖父罗万昌饿死在家中。大渔村里饿死的人已不止一个两个，凄惨的气氛越来越浓。翌年，由于缺油少盐没东西吃，严重营养不良的罗崇敏患上了浮肿病，双腿长满疥疮，他坐在家门口的石凳上，浑身虚弱无力，坐下去就起不来。最讨厌的是苍蝇，它们欺人太甚，就像明火执仗的盗贼，成群结党地飞来，猛叮罗崇敏两腿溃烂的疮口，一齐插嘴吮吸脓液，他感觉又烈烈痛又麻麻痒，可是耷拉着脑袋，连挥一挥手臂驱赶苍蝇的力气也没有。朱水凤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奄奄待毙，真是欲哭无泪，她想千方设万计弄点野菜糊糊来维持儿子的生命。这段与死神零距离亲密接触的经历，令罗崇敏没齿难忘。

到了1963年，大饥谨逐渐缓解，尽管每人每天只能吃一稀一干两顿



饭,但活命已不成大问题。那时,上午十点到十二点间是吃第一顿饭的时间。有一次,罗崇敏没去食堂,他到学校后面不远处的砖窑玩。他用黏质泥巴做了一辆坦克,用树枝精雕细琢,乐在其中,根本没留意学校已敲响上课。结果他双手捧着泥巴坦克兴冲冲地直奔教室,当即被上课的李老师大喝一声:“站住!”李老师气得鼻子都歪了,走过来,二话不说,一巴掌扇脸,另一巴掌将泥巴坦克打落在地。李老师立了威,仍然未解气,圆瞪两眼,凶巴巴地训斥道:“罗崇敏,你出身不好,还不老老实实遵守学校纪律,光凭学习成绩,你休想升入高小(小学五六年级)!”

李老师的这句话犹如当头一棒,对罗崇敏的心理打击很大。此后,他的学习成绩一度出现滑坡,掉出了年级前十名。这段时间他平日有闲暇,就回队里务农,帮助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挣些工分,或在自留地里学习种菜。就这样,尽管罗崇敏心里头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还是鼓足勇气参加了初小升高小的考试。

过了一段时间,生产队里的会计李四明从公社办事回来,一边抽烟,一边笑着对朱水凤说:“罗崇敏就是你家存德吧?他考上了高小,榜上有名呢!”

这可是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罗崇敏打着赤脚飞跑八里地去公社看榜,果然看到自己位居九十名高小生的行列。在回家的路上,他跑得更快更欢,几次都喊出声来:“我考上高小啦!我考上高小啦!”

朱水凤被儿子高兴的神气和爽利的劲头感染,也倍觉欣慰和满足。她去供销社买回几尺蓝色条纹布,为罗崇敏做了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

高小两年,十二三岁的罗崇敏饱尝了艰苦的滋味。每天来回四趟,要走三十二里路,他舍不得穿布鞋。由于家境困难,朱水凤每年只能给罗崇敏做一双布鞋。要不穿草鞋,要不干脆打赤脚,冬天都不例外,脚板早就磨出了厚厚一层茧。早晨天还没亮,祖母杨兴莲就起床为罗崇敏做饭,等他吃完后,准定送他一程。那时,山里有野狼和豺狗,祖母总是提醒孙儿要小心:“存德,别忘了带上棍子!”

棍子是用来防身的。天没大亮,有时还会刮风下雨,罗崇敏的胆量若不是超过同龄的孩子,哪敢独自走那段危险的上学路?有时为了解闷,也为了壮胆,他就口中念念有词:“云跑东,有雨变成风;云跑西,出门带蓑衣;云跑南,有雨下不长;云跑北,有雨下到黑。”

有一天，罗崇敏感冒发烧，仍坚持上学，上完一节课后，实在撑不住了，到公社卫生院打退烧针，二毛五分钱，也是老师垫付的。

那个时代，出身不好就像一宗“原罪”，好比石板压小草，能将人压得透不过气来，何况一个心性敏感的孩子，对于周遭的歧视，他的承受力毕竟有限。当时，罗崇敏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用优异的成绩赢得大家的认可，并且改变自己的处境。除了学好功课，他还热衷于体育锻炼。每天晚自习过后，他就独自去操场上练习单双杠。耍背花是他的长项，耍活了身子，他能一口气耍够一百多下，臂力惊人，技巧出众，男同学中没人敢向他叫板，一些大个子也对他刮目相看。

1965年，“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得如火如荼，这场为期三年（1963—1966）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是在农村中“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则是在城乡中“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由于成分不好，罗崇敏从高小升入初中的梦想很有可能会破灭，但他太想读书了，尽管风声吃紧，外部的政治气候和政治环境不容乐观，他还是去参加了升学考试。幸运的是，村里那位姓秦的军代表对罗崇敏青眼有加，他亲口保证：“小罗，你的字写得好，劳动积极，思想上进，只要你成绩合格，能与家庭划清界线，我就给你做个好鉴定！”

有了秦代表这句保证，罗崇敏仿佛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一天，罗崇敏积完绿肥回家，碰见队上会计李四明的媳妇米桂，她对他说：“存德，你还不知道吧？你上了大红榜，考上初中了！”

那年月，在乡下，考上初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整个公社只有寥寥二十六名初中生，许多村干部的子女都考不上，所以米桂就像是喜鹊一样，忍不住要“喳喳”地报告好消息。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罗崇敏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是真的，我还能骗你呀！”

姓秦的军代表果然说话算数，他成全了罗崇敏的升学梦。同时考上初中的还有罗崇敏的堂弟，堂弟家的成分是中农。按理说，他们要去县城读书，家里应该置办些行头，衣服、被褥、蚊帐之类，可是他们两家实在太穷，双方一合计，罗崇敏只带了一床凉席，堂弟只带了一床被子，有限的几件衣服和生活、学习用品则集中放入一只小木箱，两人轮流挑着这担